



古代词选经典读本

词洁

(清)

先 著 程 洪 辑

刘崇德 徐文武 点校



李 疑 澹 幾 番
 露 雨 密 密 哥
 一 歸 杏 惜 哥
 爲 帖 等 開 早
 泗 水 瀾 紅 纈
 數 哥 且 恒 見
 說 過 天 誰 芳
 草 繡 麟 跡 愛
 哥 不 語 算 只
 氣 野 斷 畫 樵
 端 闕 盡 日 意

责任编辑:何屹韩宁

电话:0312-5921813 5921819

Email:heyi2817@sina.com

hanning1974@126.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洁/刘崇德,徐文武点校.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1097-192-8

I. 词… II. ①刘…②徐… III. 词(文学)—作品集—
中国—古代 IV. I2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774 号

封面设计:于越郝旭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张:10.5 字数:210 千字 规格:1/32(880mm×1230mm)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81097-192-8/I·198

定价:20.00 元

前言

这里为喜欢读词的朋友选刊了几种在古代比较有影响，今天又比较稀见的词选读本。其中有明万历间刊刻的汤显祖评本《花间集》，明洪武本《草堂诗余》、嘉靖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这两个本子虽皆为《草堂诗余》，一是翻刻宋代何士信原书之本，一是据何士信原书改编之本。再有为杨慎之《词林万选》，清人查士标、厉鹗据宋人周密《绝妙好词》所作《绝妙好词笺》，清人张惠言之《词选》（附《续词选》）、先著之《词洁》。另外，又将明人陈耀文所编《花草粹编》一种附入。

以上词选读本既大体反映了唐宋以来词之流传情况，也大体反映了明清两代人对词之价值观念。例如明代万历间无瑕道人为汤显祖评《花间集》所作跋曰：“余自幼读经，读史，至仁人、孝子有被谗谤者，为之扼腕，辄欲手刃之而后称快焉。乃戊申梁歌肆毒，爰及于余。余于是废举业，忘寝食，不复欲居人间世矣。缙绅同袍力解之弗得，忽一友出袖中二小书授余曰：‘旦暮玩阅之，吟咏之，牢骚不平之气，庶几稍什一二。’余视之，则杨升庵、汤海若两先生所批选《草堂诗余》、《花间集》也。于是散发披襟，遍历吴、楚、闽、粤间，登山涉水，临风对月，靡不以此二书相校讎。始知宇宙之精英，人情之机巧，包括殆尽；而可兴、可观、可





群、可怨，宁独在风雅乎！”可见，明人于词强调的是性情的宣泄、愉悦，个人的娱乐作用，尚未与诗文，即“文章”之言志载道等同。而清人张惠言之《词选》，先著之《词洁》则是将词与社稷之忧、身世之感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社会教化作用，并渐尊词体，并列于“文章”，即诗文之雅正。然而这些词选读本无论是明人对词的“花草情结”，还是清人的风雅之旨，却都是视词以“要眇宜修”之体，“清切婉丽”为宗，挈领声情并美之要。且又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容，读之非如今之端坐面对官方之教材，学院之讲义，则开卷轻松而有益焉。

选入这套古代词选读本丛书的虽皆以有批评笺注之本为准，唯《花草粹编》一种，其书自明清以来即为难得之书，虽无评注，亦酌为附入。此套丛书所选读本皆择善本为底本，校以传世诸本。然限于普及读物之体例，其文字内容校勘，一般不专附校记，重要之处则在笺注、评语之中注明“附校”“附按”。而《花草粹编》则因原无评笺，故附校记于作品之后，为例外。又因此丛书之为普及读物性质，所有选本皆一律横排，简体字，加标点。原书中之古字、异体字亦皆一律改为规范简体。又，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因篇幅过小，又将《彊村丛书》本《尊前集》附其后，并酌加古人评笺数条，以凑此套丛书之体例。

限于编者水平，所选读本难免片面，文字校订也或有失误，并祈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4.10

词洁序

诗之道广，而词之体轻。道广则穷天际地，体物状变，历古今作者而犹未穷。体轻则转喉应折，倾耳赏心而足矣。诗自三言、四言，多至九字、十二字，一韵而止，未有数不齐、体不纯者。词则字数长短参错，比合而成之。唐以前之乐府，则诗载其词，犹与诗依类也。至宋人之词，遂能与其一代之文，同工而独绝，出于诗之余，始判然别于诗矣。故论词于宋人，亦犹语书法、清言于魏晋间，是后之无可加者也。虽然，精英之代变，风气之密移，生其时者，亦不能自禁其不工。而或湮其源，则往者遂以孤，或导其流，则来者有可继，此则好尚、不好尚之分也。明一代治词者寥寥，近日则长短句独盛，无不取途涉津于南、北宋。虽歌诗亦尚宋人。予尝取宋人之诗与词，反覆观之，有若相反然者。词则穷巧极妍，而趋于新，诗则神槁物隔，而终于敝。宋人之诗，不词若也，闽方之果曰荔枝，中州之花曰木芍药，非其土地，则不荣、不实，是草木之珍丽，天地之私产也。有咀其味者，喻之以醴酪；有惊其色者，拟之以冶容，亦得其似而已。宋之词犹是也。予素好此，往者亡友严克宏，能别识其源流、体制之所以然。予闻克宏之论久，因亦能稍知其雅俗。顷来广陵，程子丹问，尤与予有同嗜。暇日，发其所藏诸家词集，参以近人之选，次为六卷，





相与评论而录之，名曰《词洁》。《词洁》云者，恐词之或即于淫鄙秽杂，而因以见宋人之所为，固自有真耳。夫果出于闽方，花出于中州，至矣，孰是以例其馀，为花木者，不凡穷乎。虽则粗梨皆可于口，苟非莛藁皆悦于目，搏土涂丹以为实，剪裁刻楮以为花，非不能为肖也，而实之真质，花之生气，不与俱焉。悬古人以为之归，而不徒为搏土剪裁者之所为，虽微词而已，他又何能限之。是则所为《词洁》之意也。壬申四月，庐州先著序。

词洁发凡

是选，惟主录词，不主备调。词工，则有目者可共为击节。调协，则非审音者不辨矣。柳永以“乐章”名集，其词芜累者十之八，必若美成、尧章，官调、语句两皆无憾，斯为冠绝。今词不可以付歌伶，则竹素之观也。且含毫运思，求其工美，固当择调而填之。而小令终不能逮古人，有约至十数字为一调者，笔境即狭，盘旋不易，奚必规规然效之。宁严勿滥，不敢遍收，必欲悉备，则别自有言谱者在。

《尊前》、《兰畹》久轶，唐末、五代词有赵弘基《花间集》，传之至今，诚词家之法物也。黄叔阳虽系宋人手眼，然宋末名家未备。张玉田极称周草窗选为精粹，其时已云板不存矣。近日有钺藏本以行世者，似从陆辅之《词旨》拈出名句。依序排次，载以全词，初觉姓氏绚烂可观，细阅之，未必确为旧本。盖好事者为之，使周选若此亦不足尚也。《草堂》流传耳目，庸陋取讥，续集尤为无识。《粹编》不分珉玉，杂采取盈，挂漏复多。至若分人序代，不便卒读。今以调为汇，人之先后，就本调中略次之。且其中容有伸缩、转移一二字者，在古人已然，不害为同，无取拘守，俾作者有所考镜，因亦有所依据耳。

词源于五代，体备于宋人，极盛于宋之末，元沿其流，犹能嗣





响。五代十国之词，略具《花间》，惜乎他本不存，仅有名见。唐人之作，有可指为词者，有不可执为词者，若张志和之《渔歌子》、韩君平之《章台柳》，虽语句声响居然词令，仍是风人之别体。后人因其制，以加之名耳。夫词之托始，未尝不如此。但其间亦微有分别，苟流传已盛，遂成一体，即不得不谓之词。其或古人偶为之，而后无继者，则莫若各仍其故之为得矣。倘追原不已，是太白“落叶聚还散”之诗，不免被以“秋风清”之名为一调。最后若倪元镇之《江南春》，本非词也，只当依其韵，同其体，而时贤拟之，并入倚声。此皆求多喜新之过也。是选专录宋一代之词，宋以前则取花间原本，稍为选撮。盖以太白、后主之前集，譬五言之有汉、魏，本其始也。金、元不能别具卷帙，则附诸宋后焉。

韵，小乘也。艳，下驷也。词之工绝处，乃不主此。今人多以是二者言词，未免失之浅矣。盖韵则近于佻薄，艳则流于褻媠，往而不返，其去吴骚市曲无几。必先洗粉泽，后除珣纈，灵气勃发，古色黯然而以情与经纬其间。虽豪宕震激，而不失于粗，缠绵轻婉，而不入于靡。即宋名家固不一种，亦不能操一律以求，美成之集，自标清真，白石之词，无一凡近，况尘土垢秽乎。故是选于去取清浊之界，特为属意，要之才高而情真，即瑕不得而掩瑜矣。

词无长调、中调之名，不过曰“令”、曰“慢”而已。前人有言曰：铅汞交炼而丹成，情景交炼而词成。苟情景融洽，则披文得貌，可探其蕴，亦不必一一有题。且本一调也，务为新奇，多寓名目，反滋惑乱。又今人为词，每欲所寄之调与所赋之事相应，取其小巧关会，故喜占叶新名，殊为牵合。夫词之工拙，岂因调名

有所加损乎？今每调取一称，从其明显相沿已久者，其余概为削去，以还雅观。遇有必不可少题者，则间载一二。至于一人之词，互见两集，彼此淆乱，莫可适从，排纂之家，不无鹵莽，辨其语意，亦有可明。惟考据审细者，即从之，非立异也。

词走腔，诗落韵，皆不得为善。岂惟诗词，虽古文亦必有音节。音节谐从，诵之始能感人。然凝习之久，大抵自得之，不待告语而知，实非茧丝牛毛之谓也。今之为词者，规摹韵度，命意范辞，无失其为词可矣。若丝铢毫芒之违合，则孰从而辨之，而言谱者纷纷凿凿，起而相绳，亦安能质宋人于异代，而信其必然也。盖宋人之词，可以言音律，而今人之词，只可以言辞章。宋之词兼尚耳，而今之词惟寓目，似可不必过为抨击也。即宋人长短句，用韵之出入，今亦不得其故。近人有以诗韵为词者，虽诗通用之韵，亦不敢假借，此亦求其说而不得，自为之程或可耳。设取以律他人，则非也。偶见茅氏、毛氏之论，有当于心。茅氏论曲也，可通于词。毛氏则专论韵。茅氏之言曰：“此徒因末矩本，非洞本照末。”毛氏之言曰：“揣度之胸，多所臬兀。”有取乎二家之言，非为凌躐不守者。出脱其意，似宽而实严，因取而载之，而为今之治词而眩于谱与韵之说者，聊藉此以通一难云。

词曲之道，至今几绝矣。近得汤若士，然是紫钗特胜耳，而大半出于帅惟审。盖若士深得曲意，而颇伤于率，若紫钗则情文得十八矣，但太不协调。其言曰：“周伯琦作《中原音韵》，而伯琦于伯辉、致远中无词名。沈伯时《乐府指迷》，而伯时于花庵玉林间非词手。词之为词，九调四声而已。且所引腔不云‘未知出何调，犯何调’，则云‘又一体’，‘又一体’。彼所引曲未满十，然已



如是，复何能纵观而定其词句音韵邪。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此其自雄自信之言也。《中原韵》造于元末，故执此以求元曲，即则高则诚亦深犯落韵。盖沈约造四声于梁，而唐人之行。词曲盛于宋元，而韵成于元末，正未可一律齐。余以古诗、古韵，自可兼行，则词义恰合，稍一落韵，亦不为过。至于犯调、别体，此宋元人知曲本原，自能意造。故造且可，何况于犯。亦徒因末矩本，非洞本照末。若士之言，亦中其膏盲矣。特云：“拗折天下人嗓子”，则曲之所以为曲，正以字句转折而音律调和。嗓子，人之元声也。欲拗折以就之，岂能为谐乎。然吕玉绳改之，徒便俗工，而伤其笔意；此若士所以曰：“昔有人嫌摩诘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可谓知言矣。”（右茅氏元仪）

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而家稚黄取刻之。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失古意。假如三十韵中，惟“尤”是独用，若东、冬、江、阳、鱼、虞、皆、灰、支、微、齐、寒、删、先、萧、肴、豪、覃、盐、咸，则皆是通用，此虽不知词者亦晓之，何也？独用之外，无嫌韵。通韵之外，更无犯韵。则虽不分为独、为通，而其为独为通者，自了然也。尝记旧词，尚有无名子《鱼游春水》一词“秦楼东风里，轻拂黄金缕”，通“纸”于“语”。张仲宗之《渔家傲》“短梦今宵远到否，荒村四望知何处”，通“语”于“有”者。若以平、上、去三声通转例之，则“支”通于“鱼”，“鱼”通于“尤”，必以支、纸一韵，鱼、语一韵限之，未为无漏也。至若真、文、元之相通，而不通于庚、青、蒸，庚、青、蒸之相通，而不通于侵，此在诗韵则然，若词

则无不通者也。他不具论，只据《阮郎归》一调，有洪叔屿、王山樵二作，中云“晴光开五云”，“扶春来远林”，“相呼试看灯”，“何曾一字真”，“今朝第几程”，则已谈真、文、元、庚、青、蒸、侵有之，其在上、去，则只据朱希真词“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元来有命”，“更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其无不通转可知。而谓真、轸一韵，庚、梗一韵，侵、寝一韵，是各自为说也。其他歌之与麻，未必不通，寒之与盐，未必不转。但为发端，尚俟踵事。至如入韵，则循口揣合，方音俚响，皆许入押。而限以屋、沃一韵，觉、药一韵，质、陌、职、锡、緝一韵，物、月、曷、黠、屑、叶一韵，合、洽一韵，凡五韵。则试以旧词。张安国《满江红》词有“高丘乔木望京花，迷南北”句，则通“屋”于“职”。晏叔原春情有“飞絮绕香阁”，“意浅愁难答”，韵险，还通押，“月在庭花是园角”，则又通觉与药、与合、与洽。孙光宁《谒金门》有云：“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扬州初去日。”又云：“却羡鸳鸯三十六。孤飞还一双。”则又通质、陌、锡、职，于屋。若苏长公“赤壁怀古”，是《念奴娇》调，其云“千古风流人物”，“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卷作千堆雪”，“雄姿英发”，“一尊还酹江月”。鲜于伯玘亦有是词，云“双剑千年初合”，“放出君龙头角”，“极目春潮阔”，“年年多病如削”，张于湖是调，有云“更无一点风色”，“着我扁舟一叶”，“妙处难与君说”，“稳泛沧浪空阔”，“万象为宾客”，“不知今夕何夕”，则是既通物、月与屑与锡，又通觉、药与曷与合，而又合通陌、职与曷与屑与叶与緝。是一入声，而一十七韵，展转杂通，无有定纪。至于高宾王《霜天晓角》之通陌、锡、质、緝，詹天游《霓裳中序第一》之通月、曷、职、





缉。王昭仪《满江红》之通月、屑、锡、职，皆属寻常，可无论已。且夫“否”之音“俯”，向仅见之陈琳赋中，凡广韵、切韵、集韵诸书，俱无此音。若北之音卜，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押，即从来字书亦并无是转切，此吴越间乡音误呼，竟以入韵，此何谓也。且昔有称闽人林外题垂虹桥词，初不知谁氏，流传入官禁，孝宗读之，笑曰：“锁与考押，则锁当读扫，此闽音也。”后访之果然。向使宋有定韵，则此词不宜流传人间。而孝宗以同文之主，韵例不遵，反为曲释。且未闻韵书无此押，字书无此音，自上古迄今，偶一见之乡音之林外，公然读押，嬗为故事，则是词韵之了无依据，而不足推求，亦可验已。况词盛于宋，盛时不作，则毋论，今不必作，万一作之，而与古未同，则揣度之胸，多所兀臬，从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间，亦何必然。（右毛氏奇龄）

吴仲伦德旋初月楼闻见录。

先著，江宁人，先世居蜀之泸州，字燭斋，又字染庵，晚号盍旦子，又称之溪老生。所撰诗曰《严许集》《药里集》若干卷，《劝影堂词》三卷，合刊为之《溪老生集》。

光绪纪元，硯食三衢之西安，得《词洁》三本，选择最佳。频年舟车所至，行篋恒以自随。惜失原序凡例，亦不知选者履贯，数年来，逢人辄问，罕有知者。乙酉春二月，在杭，同强春亭兄诣边竺潭词丈，见案头有此本，匆匆亦未暇翻阅。至乙丑年，竺潭始将原序发凡钞寄，思欲抄订以成完书，病懒因循，搁置又已三年矣。近晤杜君悔春，后年好学，亦喜填词，交订忘年，诚畏友

也。亟以序例乞书，俾成完帙。仆马齿加长，甫逾五十，而蒲柳早衰，心目俱损，自伤文字缘满，兼之对客忘言，近更呆木，慨夫书幸完善，身则废矣。然留以供后来同好俊彦研览，虽不克观，犹愉快也。辛卯冬月之望，心禅自识。

癸巳秋梅春捷秋闱甲子新正二月心禅偶记。

杜香如孝廉，名嗣程，号梅春词人，光绪癸卯九月歿于沪寓，年甫三十有三。

康瓠附记



目 录

前言	(1)
词洁序	(1)
词洁发凡	(1)

词洁卷一

江南春	(3)
寇准	(3)
波渺渺	(3)
如梦令	(3)
秦观	(3)
门外鸦啼杨柳	(3)
秦观	(3)
池上春归何处	(3)
秦观	(3)
遥夜沉沉如水	(3)
黄庭坚	(4)
去岁迷藏花柳	(4)
贺铸	(4)





- 莲叶初生南浦····· (4)
- 谢逸····· (4)
- 门外落花流水····· (4)
- 李清照····· (4)
- 昨夜雨疏风骤····· (4)
- 孙道绚····· (4)
- 翠擘红蕉影乱····· (4)
- 张炎····· (4)
- 不是潇湘烟雨····· (4)
- 长相思**····· (5)
- 林逋····· (5)
- 吴山青····· (5)
- 万俟雅言····· (5)
- 短长亭····· (5)
- 陆游····· (5)
- 暮山青····· (5)
- 刘克庄····· (5)
- 朝有时····· (5)
- 张辑····· (5)
- 山无情····· (5)
- 昭君怨**····· (6)
- 苏轼····· (6)
- 谁作桓伊三弄····· (6)
- 刘克庄····· (6)

- 曾看洛阳旧谱…………… (6)
- 生查子**…………… (6)
- 晏几道…………… (6)
- 金鞍美少年…………… (6)
- 张先…………… (7)
- 弹筝(含羞整翠鬟)…………… (7)
- 姚宽…………… (7)
- 郎如陌上尘…………… (7)
- 点绛唇**…………… (7)
- 寇准…………… (7)
- 小陌轻寒…………… (7)
- 林逋…………… (8)
- 春草(金谷年年)…………… (8)
- 王禹偁…………… (8)
- 雨恨云愁…………… (8)
- 苏过…………… (8)
- 高柳蝉嘶…………… (8)
- 周必大…………… (9)
- 秋夜乘槎…………… (9)
- 姜夔…………… (9)
- 燕雁无心…………… (9)
- 周密…………… (9)
- 午梦初回…………… (9)
- 浣溪沙**…………… (10)





- 欧阳修····· (10)
- 堤上游人逐画船····· (10)
- 欧阳修····· (10)
- 湖上朱桥响画轮····· (10)
- 张先····· (10)
- 楼倚江边百尺高····· (10)
- 苏轼····· (11)
- 橘(菊暗荷枯一夜霜)····· (11)
- 苏轼····· (11)
- 山下兰芽短浸溪····· (11)
- 秦观····· (11)
- 漠漠轻寒上小楼····· (11)
- 秦观····· (12)
- 锦帐重重卷暮霞····· (12)
- 贺铸····· (12)
- 楼角红销一缕霞····· (12)
- 贺铸····· (12)
- 闲把琵琶旧谱寻····· (12)
- 贺铸····· (12)
- 莲烛啼痕怨漏长····· (12)
- 贺铸····· (13)
- 云母窗前歇绣针····· (13)
- 赵令畤····· (13)
- 水满池塘花满枝····· (13)